

泰山府君与日本古代的都状

王晓平

日本有关阴阳道的小说电影,已经热了好几年了。演绎平安时代阴阳师安倍晴明呼魂唤魄故事的影片,让现代青年陡生奇想。作家梦枕獏的《阴阳师——泰山府君祭》不仅译成了中文,而且只要点击一下这几个词,在中国的网站就可以观赏到同名影片。现代读者玩赏那些鬼怪魔法的奇事,往往淡忘了那些故事的背景,就是日中两国古代围绕泰山府君祭展开的文化与文学交流的历史。

泰山府君祭

平安时代的佛教故事总集《今昔物语集》卷十九收录了安倍晴明举行泰山府君祭的最早故事。由于阴阳师安倍晴明在为祭祀泰山府君而撰写的祭文——都状上写下了愿为病笃的先生替死的弟子的名字,不但救了先生的性命,而且弟子也安然无恙。这个故事宣扬了泰山府君主宰众生生死的权威,更鼓吹了阴阳师安倍晴明天

通神的法力。在日本,还有樱町向泰山府君祈祷,因而为只能乍开乍落的樱花大大延长了盛开时间的故事,谣曲中还有名曰《泰山府君》的剧目,剧中泰山府君亲自登场,怜花惜人,富于同情心。

其实,上面这些故事,跟中国所谓的“借寿”传说,出自同一根苗。《后汉书·方术传》中的《许曼传》,说许曼的祖父许峻病笃三年不愈,遂谒泰山请命。清人范寅《越谚》卷中《东岳借寿》、俞樾《茶香室丛钞》中的《减算延母寿》等都是同类故事。清人丁



描述平安时代阴阳师安倍晴明故事的日本电影《阴阳师》海报



电影《阴阳师》中的安倍晴明为濒死者借寿

立诚《武林杂事诗》还有一首《上清宫借寿》诗：“急病垂危命考终，联名借寿上清宫；东方主生东岳帝，神鉴众诚乃有济”云云，意思是说，只要孝子对泰山府君诚意相求，就有了为病弱的双亲祛病延命的希望。不过，泰山府君也不能为祈愿的孝子提供“无偿服务”，而是要求他们不光奉献供品，还要乐意减掉自己的相应寿数，府君只能把这些减下来的寿数添加到他们亲人身上，而不能随心所欲地制造长寿者。日本现代学者泽田瑞穗写过一篇《借寿考》，由中国这些故事，看出中国人在超现实的信仰当中，也掺进现实利害打算的独特而强劲的想法。

中国的民间信仰，通过典籍传入日本，就构成了皇室贵族的精神支柱的一部分，而且更加放大了现世利益的一面。皇室举行泰山府君祭，祈求天下太平；贵族举行泰山府君祭，还常常祈祷泰山府君给予升官晋爵的好运。他们共同的希望则是无灾无祸，安康长寿。特别是

在家族中出现久病不愈者的时候，这种祭祀就如同随存随取的储蓄，恨不能有求即应。

平安时代藤原实行不安于久处下位，渴望升迁，遂向泰山府君献上数目可观的银钱、白绢、鞍马、勇奴《本朝续文粹》卷十一载其都状，其文末大赞泰山府君“冠五岳之首，视三公之秩，知寿命之修短，掌禄位之通塞”，虔敬祈求这位“东方之长”、“天帝之孙”能够为自己“益算延年，转祸为福”，也就是转变命运，登上相位。这些祭祀者期待的是立竿见影的功效，现实功利性毫不隐讳。

翻阅一下平安、镰仓、室町时代贵族学者们的日记，就会发现不少关于朝廷和贵族举行泰山府君祭的记载。例如室町时代寻尊大僧的日记《寻尊大僧正记》中，便有如下记述：

昨日大（泰）山府（君）祭，
并于北野宫千句云云。（卷四）
节分，泰山府君祭，致其沙



泰山“五岳独尊”石刻

汰旨，从三位友幸申入之，珍重郑重。（卷十）

仍今夜泰山府君，令致沙汰，抚物申出之。（卷十五）

于高仓殿 泰山府（君）祭在之，隐（阴）阳师方下行百贯文云。（卷三十三）

泰山府（君），抚物。（卷百五十八，以上引自日本《增补续史料大成》，临川书店，1978年版）

从以上记述来看，由于相信泰山府君有着掌握生死魂魄与荣辱盛衰大权的法力，因而从天皇到贵族，都对他相当恭敬。而且日本祭祀还有一些不同于中国的做法。上面的记述几次出现“抚物”的说法。所谓“抚物”，就是替身，是用于驱邪消灾和祈祷等场合的偶人或衣物，人们相信这些东西贴身近体，可以借之以转移灾厄祸害，祭祀的时候或者将它们投入河中流走，或者把它们赏给祈祷的地方用后丢掉。

《台记》、《玉叶》等日记中，也都有关于泰山府君祭的记载，这些记载反映了皇室和贵族祭祀泰山府君的情况。根据室町时代日记的记述，当举行泰山府君祭的时候，观者如堵，有主祭者一人，副祭者两人，树素绢之旗十二面，旗前皆悬挂灯笼，均以五



北京朝阳门外大街东岳庙中的七十二司（建于1314~1320年）

色纸为之；祭坛上供有各种宝物，包括铠甲、弓矢、沙金以及琵琶等乐器。纸制的金币、银币以及素绢各类，皆供于十二神座前，奏上都状后，再献上纸制的鞍马和勇奴（壮年奴婢）。这些有很多与中国同类祭祀相近。

这种祭祀皆由阴阳师操持，与阴阳道的其他祭祀（天曹地府祭、属星祭等）并行，因而，泰山府君祭的兴衰，就不能不与阴阳道的消长相呼应。其大兴于平安时代，而大衰于江户时代，正好成为阴阳道由盛而衰的标志。

应劭《风俗通》卷二曰：“古封泰山，禅梁甫，俗说岱宗上有金匮玉策，能知人年寿修短。”曹魏诗人应璩《百一诗三首》其二：“年命在桑榆，东岳与我期。长短有常会，迟速不得辞。”泰山为鬼府，泰山府君即为冥司之主，这种观念，汉魏间已盛行，而后一直延续下来。流传到日本的《搜神记》、《冥报记》之类的志怪小说，也时见病衰之人冥冥中谒见府君之谈。

在日本的泰山府君祭背后,就有着两国思想和文学交流的丰富内容。而日本人撰写的包括都状在内的汉文作品,正向我们传达了这种交流的各类信息。

天曹地府祭

日本人的泰山信仰,并没有因为阴阳道的走衰而消亡。虽然到了室町末期,宫廷阴阳道日益僵化,而阴阳道世俗化倾向逐渐彰显,泰山府君祭也就少见于文献记载,但它所体现的对泰山灵异的尊崇,实际上却转移到了江户时代天皇即位仪式中的天曹地府祭当中了。每一位新的天皇即位,都要举行一次祭祀天曹地府的仪式,也就是所谓“一代一度”的天曹地府祭。日本的阴阳师世袭相传,为土御门氏一族所延续。阴阳道兴,则土御门兴;江户时代阴阳道不振,赖土御门家惨淡维系,在天曹地府祭中,他们给泰山府君信仰找到了新的落脚处。

以前平安时代天皇举行的即位仪式,要祭祀昊天上帝。《续日本纪》桓武天皇延历六年(787年)十一月甲寅条

载桓武天皇祭天的祭文,言“敢昭告于昊天上帝,臣恭膺^嵯命,嗣守鸿业,幸赖穹藏降祚,覆焘^燠腾征,四海晏然,万姓康乐”云云。报告自己受命于天,致谢上帝,祈求保佑。但是,到了江户时代,本来应当祭祀昊天上帝的登基祭祀,却与泰山府君祭合在了一起,因为阴阳道把这种祭祀看成中国帝王泰山封禅的延伸。

天皇即位之后立即举行的天曹地

府祭的主题,就是祭祀天帝,感谢上天授命。这在都状中说得清清楚楚。《土御门文书》延宝八年(1680年)十月廿二日《御即位天曹地府祭灵元天皇御都状》开头说:

维日本国大王,依即位考奕世之文。本朝受命之日,告禋于天社之神:厥广远者,千有余载,自舜禹之有天下以降,无不封禅于泰山梁父。虽和汉异道,禅代不同,至于应天顺人,其揆一也。

这篇都状的起草者土御门泰福,将天皇即位的天曹地府祭与泰山封禅等量齐观。中国古代帝王祭天地的大典,多在泰山上筑土为坛,报天之功,称“封”;在泰山下梁父山上辟场祭地,



明洪武十年洪武祭祀碑拓本



百年前的泰山南天门



百年前的泰山碧霞祠

报地之德，称“禅”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：“自古受命帝王，曷尝不封禅。”又“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”。可见，日本皇族的天曹地府祭，实是效仿中国帝王，举行的是没有泰山的封禅。虽然古代中国帝王封禅一般是在泰山举行，但也有在其他山上举行的，这样说来，阴阳道的异地祭拜，也不算冒名顶替。土御门泰福接着强调，日本和中国信仰不同（所谓“异道”），传承方式（所谓“禅代”）不同，但是文化中都有“顺天应人”的精神。不论是泰山府君，还是昊天上帝，都是为演出君权神授思想而登场的角色，所以他们是谁出场，还是同时出场，也就不那么要紧，何况泰山府君“尊居日观，符握天孙”，权威比古远的昊天上帝也相差不远呢。

这当然不是土御门泰福个人的观念，其他的阴阳师也持同样的看法。宝历十三年（1763年）十二月廿日《御即位天曹地府祭后樱町天皇御都状》中说：

维日本国大王，依即位，追累代之佳模，谨启阴阳曹府、南

斗北斗、六合群神等，凡受命之日，告禋于泰山之神，献享于天社之廷。厥广远者，千有余岁。虽和汉异方，而至天人合一之道，则其揆一也。

这里也坚持认为，日本和中国地域不同，但是天人合一的道理是相通的，所以在天皇受命之时，都要“告禋于泰山之神”。

这“一代一度”的天皇即位天曹地府祭，最后的落幕是在明治时代前夕，延续了千余年的泰山府君祭随之也画上了句号。在《土御门文书》收录的26篇都状中，有半数是江户时代历代天皇即位举行天曹地府祭时所撰。对于自恃为舜禹再生的天皇来说，天曹地府祭是“益算延年，转祸为福”必不可少的，登基伊始，即要借此发愿，方能安心君临天下；同时，这也是必须遵循的惯例，因为“先王受命之日，必启宗庙之神”（《中御门院即位天曹地府祭都状》）。

愿文与都状

根据日本文献的记载，举办泰山

府君祭和天曹地府祭的时候,不仅要斋戒沐浴,以玉帛牺牲,粢盛庶品,备以禋燎,而且还要诵读由土御门氏一族的阴阳师起草的祭文。这种特殊场合的祭文,有一个特别的名称,谓之“都状”。

本来向神佛发愿的文章,都可以以愿文相称,都状具有祈祷祝愿的意义,也可以归入愿文一类。但中国泰山的愿文碑刻,却并不见“都状”一词。日本典籍对泰山府君祭中的愿文,都明确以都状相称。除上引《今昔物语集》、《本朝续文粹》外,《玉叶》嘉应三年(1171年)二月十八日说“泰山府君都状加署名如恒”,《古今著闻录》载藤原赖长在河原举行泰山府君祭的时候,亲自前往祭庭,在都状中表述心志云云。《土御门文书》中那些与泰山府君祭合祭的天曹地府祭的祭文,也无不以都状相称,可见从平安时代到江户时代的千余年来,都状这一名称一直与泰山府君联系在一起。

关于都状的含义,有各种说法,尚无定论。笔者以为,“都”有总括、汇聚等义,阅读祭祀泰山府君的祭文可以看出,实际上祭祀的对象往往是群神,而不是府君一人。《云笈七签》卷七十九《五岳真形图序》就说“东岳泰山君,领群神五千九百人,主治死生,鬼之主帅也”。祭文也就不必一



道教五岳真形图

一向他们申述意愿,所以每篇都状之前,必定将所有的神灵呼叫一番,诸如“阴阳曹府,南斗北斗,六合群神”,或者“五道大神”、“四方上下之神”云云。总而祭之,一揽子处理,故曰“都状”。这与日本的神社,一社祀一神,不尽相同。

另外,中国的各种佛道愿文传入日本以后,皇族和贵族修缮神祠、供养塔寺、杂修善、追善等场合,无不要请精通汉文的

学者撰写愿文,其中为死者追善、祈愿往生净土的一类愿文,获得了一枝独秀的发展,成为嗟死叹生的哀伤文学,在平安时代的宫廷和贵族生活中,影响甚大。祭祀泰山府君的祭文,与那些愿文不仅祭祀对象不同,而且更加渴求现世的实际利益,而不是表达为死者求取冥福之类的意愿。阴阳道为了突出这些特点,以与通行的追善愿文相区别,就造出了自己的名称——都状。道教中有“都功”、“都讲”等词,或许对“都状”一语的产生也不无影响。

都状和泰山那些刻在石碑上的愿文,具有大致相同的体例。日本的泰山府君祭虽属于阴阳道的祭祀,但都状中却毫不拒绝将儒家的安邦治国思想、道家的长生不老思想纳入其中。《土御门文书》宽延元年(1748年)十二月五日《御即位天曹地府祭桃园天

皇御都状》中说：

伏乞风雨时遵，百谷八握穗，而四海丰饶矣。其亿兆之民，洽洽仁风者，自所业也。曾闻有必世而仁之语，则长寿壮健，累年积日而后，以渐成者也。又闻仁者寿，是以谨而祈大王“遐仁”（宸笔）宝祚长久，玉体安稳，常盘坚盘，而昼夜无恙。持椿年鹤

龄，思无不协，愿无不成，如意圆满。

在这篇都状中，充满了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字眼，但也融进了日本人对时空的独特观念。“常盘”亦作“常磐”，本义为永久不变的磐石，转义为永久不变，以及永恒的状态。“坚盘”则是坚不可摧的磐石。所谓“常盘坚盘”就是永恒、坚固，永远不为任何力量所



明嘉靖四十四年泰山愿文拓本



清康熙十五年泰山愿文拓本

摧毁,如同时空凝固。都状虽然是用汉文所写,也时而从日语假名文学中吸取语汇,“常盘”(tokiwa)、“坚盘”(kakiwa)就是一例。

在都状中,祈求天下太平,万民和乐,这不过是老生常谈,更被看重的,则是天皇所谓的“玉体安稳,圣寿长久”。《樱町天皇御都状》中说:“然身不健固,政自有缓,何得惠于万民?寿不长久,积累日浅,何得明德于无穷?”天曹地府祭虽是国家行为,但祈祷天皇本人万事如意,无日不爽,却是重要内容。上引桃园天皇都状中有“思无不协,愿无不成,如意圆满”,是为天皇个人而发。《中御门院御即位天曹地府都状》中也有“虑者无不成,幸者无不来,消灾者以火如烧毛,以汤如消雪”之类的词句。后一句意思是说,消除灾祸,就像火焰烧掉毛发,热水浇融冰雪。说来说去,就是要泰山府君保佑天皇事事称心如意。

下面所录明历二年(1656年)二月十一日光格天皇《后西院御即位天曹地府都状》,大体可以看出一篇完整都状的结构。原载《土御门文书》,下引为笔者标点。与泷川政次郎《一代一度の天曹地府祭》所引断句不甚相同。(注:括号里的内容为笔者所加注释)

南浮州大日本国大王“良仁”(宸笔)廿岁谨启

本命丁丑

行年丙申

献上 冥道诸神一十二座

金币

争币

素绢

鞍马

勇奴

春正月依即天皇位,寻历代鸿基,谨启天地三官、阴阳曹府、泰山府君、南斗北斗、六道冥官、八百万神等,斋戒沐浴,而设一七日祭场,备十二座供清酒果奠,所奉谢诸神者,远践神武佳躅,绵绵秉大业,绳绳保宝器。辟四门,达四聪,敷五教,亲五品。是舜禹之位,四海率黎,诸基绪矣。登高台,视人烟之盛,喜民灶之赈;深夜脱御衣,悲巢居之苦寒。惟咸(疑为感字之讹)仁德醍醐之先圣王,敬神鬼,治社稷,抚育百官,积善之余庆也。愿此彼类是。伏惟天曹地府之神德,至妙不测,而仰之弥高,钻之弥坚。若至增减寿夭,兴废祸福,劝善惩恶,仍(乃)怪梦之惊款(款疑为歎之讹),邪风怨灵之祟,厌味咒咀之徵,年灾、月厄、日破(破,即凶,不吉利),元辰算尽(找不到好日子。元辰,即良辰),魁冈不据(魁冈,指北斗星之斗魁、天冈二星。阴阳家谓每年十月,北斗魁星之气在戌,是为魁冈,不利修造),和光同尘之结缘者,谁扫谁除乎?于兹采苹蓼于沼于沚,捧青白币,凝丹诚赤心,徧(遍)于群神,早垂领纳,尚飨所献。玉体安稳,宫中繁荣,延年益算。

(下略)

在这篇都状中,不仅多引用中国儒家经典的语句,而且插入了源自中国典故的日本典故。所谓“登高台,视人烟之盛,悦民灶之赉;深夜脱御衣,悲巢居之苦寒”,就用了两个日本奈良平安时代的典故。前句指所谓“国见”,即视察国土的仪式,天皇或地方长官登高察看所统治地域的地势,观察民众生活的状况,是统治其地其民的象征性行为。古老的《万叶集》首卷第二首就是舒明天皇登上香具山所作的和歌,赞叹“登上高山顶,放眼国中览;平原炊烟绕,海洋鸥鸟欢”(赵乐群译:《万叶集》,译林出版社)。人丁兴旺,炊烟缭绕,意味着民众安居,衣食无忧。后句指见于《古事谈》和《续古事谈》中的醍醐天皇和一条天皇的故事。他们在夜寒之时,脱去暖衣,人问其故,均以“百姓寒冷,不忍独暖”相答。这两句,都表现的是天身体恤民情的思想。虽是出自日本典籍,其骨子里却是来自中国儒家思想。后面的故事,原型本是《孝子传》



《万叶集》首卷书影:舒明天皇登上香具山所作的和歌

中朱百年夜宿友人家,掀去暖被,思念严寒中的母亲,不禁落泪的故事。从平安时代起,唐太宗的《帝范》便成为日本帝王学的教科书,其中明言帝王“非慈厚无以怀民”,上述都状里面引用的这两个典故,正可看出阴阳道在其发展过程中,对儒道佛杂取糅合、广为己用、按需穿插的姿态。

都状大都用骈词俚句写成,对于当时的日本人来说,诵读时恐怕除了起草者阴阳师以外,很难一听即懂。阴阳师的预设听众形式上只有诸神,那些难懂的文辞是为他们准备的,在场的人们并不一定要深究其义。汉字、汉文的难解,反而具有威慑麻醉功用,成为阴阳道宣扬自身神秘性的幌子。

阴阳师们世代相传,一定要将“天曹地府祭”中的“曹”字写成“𠂔”字,并编出各种看似玄妙的理由来说明何以比平常所见的“曹”字少了一笔。有意思的是佐伯有义《大日本神祇史》竟把“𠂔”字误看作“胃”字,也就把“天曹地府祭”写成了“天胃地府祭”,祭祀对象之一的天之官署,也就变成了天之甲胃。岂不知原来“𠂔”字是唐代流行的俗字,这只要看一看日本保存至今的各种唐写本或唐写本的重抄本,就会发现,那时“曹”就大多写作“𠂔”。后来在宋代的印本中,俗字为正本所替代,“𠂔”字便不多见了。日本的阴阳师们一直遵循着他们先师的写法,不肯“脱俗”,倒为自己自神其说又找到一个说头。

作者单位: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